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# 荔枝奴

司馬攻  
著

.15  
9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# 荔枝奴

司馬攻 著

主 編 司馬攻

責任編輯 陳博文 曾 心

#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荔枝奴

น้องลิ้นจี่

作者 司馬攻

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

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

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

開本 787 X 960

2000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4 - 87735 - 8 - 2

定價：泰幣 30 銖

##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

司馬攻

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。八十多年來，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，泰華作者在不太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，自強不息。

六十年代以前，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穫。作品在報刊發表後，心願已足，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。

七十年代後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，以及“世界華文文學”錫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，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，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。

十多年來，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，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。

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，為數也相當可觀。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，出版了不少書刊，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。到目前為止，泰華還沒

HW4465/27

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。

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，作者多，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，實難下定論。

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，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。因此，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，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的作者包括老、中、青。內容以短篇小說、微型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新詩、譯作爲主。

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，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以精簡爲編輯綱要，以輕巧爲叢書樣式。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，差錯、匱缺實屬難免。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，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，來填補這個泰華第一個以個人集子聚成的文叢的不足。

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

##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

顧 問： 吳 佟 胡惠南

主 編： 司馬攻

副主編： 夢 莉

編 委：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

白 翎 黎 毅 洪 林

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

陳 靜 林 牧 子 帆

陳小民 鄭若瑟

1336.15  
S819

##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書目

|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荔枝奴      | 司馬攻 | 黑本子與紅葉  | 陳小民 |
| 在水之濱     | 夢 莉 | 龍城河畔    | 若 萍 |
| 海憶       | 陳博文 | 小木船的傳說  | 藍 燄 |
| 20世紀泰華掌故 | 胡惠南 | 畫龍壁     | 李少儒 |
| 這裡的夜靜悄悄  | 白 翎 | 淑德在儒修   | 修 朝 |
| 春遲       | 黎 毅 | 心花朵朵    | 莊 牧 |
| 狗精傳      | 倪長遊 | 我家有女初長成 | 范模士 |
| 橋        | 老 羊 | 山洪      | 沈逸文 |
| 故鄉水情悠悠長  | 洪 林 | 情系故土    | 劉助橋 |
| 奇石       | 馬 凡 | 一手沒公開資料 | 林文輝 |
| 一鑊老菜脯    | 曾 心 | 三朵花     | 毛 草 |
| 大山的足印    | 林 牧 | 紅木棉     | 夏 煌 |
| 畫霧       | 子 帆 | 歸宿      | 鄧澄南 |
| 婆根苦果     | 林光輝 | 偷香      | 詩 雨 |
| 岔道口      | 劉 揚 | 置彈      | 南 君 |
| 情結       | 鄭若瑟 | 問情爲何物   | 曉 雲 |

# 目 錄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…………… 司馬攻

## 散文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明月水中來……………      | 1  |
| 故鄉的石獅子……………     | 5  |
| 祖母的芒果樹……………     | 10 |
| 車中那隻絨布小雞……………   | 16 |
| 水仙！你爲什麼不開花…………… | 20 |
| 芭堤雅・人妖・古船……………  | 28 |
| 石宮的啓示……………      | 36 |
| 荔枝奴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43 |
| 看你，在火光之中……………   | 48 |
| 小河流夢……………       | 52 |

## 雜文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客氣……………   | 57 |
| 虎子……………   | 59 |
| 周公之禮…………… | 61 |

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大茶室····· | 63 |
| 萬家姓····· | 65 |
| 扶乩·····  | 67 |
| 果然·····  | 69 |
| 寄居蟹····· | 71 |

## 詩歌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石獅(外一首)····· | 73 |
| 五月總是詩·····   | 75 |
| 揮手·····      | 76 |
| 青塚·····      | 77 |
| 古船·····      | 78 |
| 金絲燕·····     | 79 |
| 無題·····      | 81 |
| 冬至湯圓·····    | 83 |
| 你仍是荷花·····   | 85 |
| 廬山仙人洞·····   | 87 |
| 大理石說·····    | 89 |

# 明月水中來

我有一把小茶壺，宜興出品的朱砂小壺。壺底刻著“明月水中來”五個行書，署名孟臣，書法古樸，筆勢靈勁鋒利，似是用竹刀刻割而成的。壺把後面鈐有“昌記”的小印。

我不想去考証這小茶壺是什麼時代的“孟臣”。孟臣姓惠，明朝天啓時代的人，是一位製造小茶壺的名家，他已經死去好幾百年了！但是現在新製出來的宜興砂壺，還有鈐著“孟臣”二字的。孟臣壺在潮州是最普遍，也最爲人賞識的小茶壺。

至於我這把小茶壺，無論是精品還是膺品，我對它很是珍惜。因爲這小茶壺現在是屬於我的，而數十年前是屬於我祖父的。

小時在故鄉，我每天都見到祖父用這把小

茶壺，沖出比小壺更小的四杯濃濃的茶來。有客人到來，他同客人喝著，沒有客人他就自己獨自一個人喝。有時祖父也要我喝茶，我也照喝了。茶是濃濃苦苦的，我閉著眼睛一飲而盡，皺著眉頭，張個苦臉跑開了。祖父搖搖頭，笑著說：“這孩子就是不會喝茶！”

祖父去世後，不久我離開了家鄉，不知當時我是怎樣想的，便將這把小茶壺帶在身旁，跟著我徙轉過很多地方。

在那段時間，我有時也曾經用這把小茶壺，沖幾杯潮州工夫茶喝，不過這是很少有的事。這把小茶壺大部份時間都是寂寞地呆在小木箱裡。

三十多年前我到泰國來，這把小茶壺又被我帶著同來。這裡喝潮州茶的人很多，就同故鄉一樣的普遍，我也開始喝起茶來。這把小茶壺，它十多年的寂寞被解除了。

濃濃的茶從壺嘴流出，盈在潔白的小杯裡，吸進了我的口中，香滑滑的，沒有半點兒苦澀的味道。“這個不會喝茶的孩子”現在也學會喝茶了。我一面喝茶，一面看著掛在壁上的祖父遺像，默默地這樣想著。

我尚未結婚，就習慣喝潮州工夫茶。現在我的大兒子已十多歲了，我的茶癮似乎越來越大，我這把心愛的小茶壺也跟著越來越忙碌起來。有時我也要我的兒子喝喝茶，可是他只喝了小半杯，就把杯子放下，“哎呀！這樣熱，這樣苦！我不要啦！”作個鬼臉跑開了。

我有一個感覺：這把小茶壺，算是傳了三代的小茶壺，將來又要寂寞了！當我死去之後，它可能永遠地寂寞下去。我的兒子是不會喝茶的。這小茶壺將來的“命運”如何？被打碎呢？還是被冷藏起來？唉！我倒後悔把它帶到泰國來了。

有一天，那是一個假日，我出外訪友回來，當我踏進客廳裡時，我大大地吃了一驚，我那個十多歲的兒子，他坐在我經常坐在那兒喝茶的地方，用他那生硬的手法，拿著這把小茶壺，正在沖他的工夫茶喝。

他一見到我，笑了一笑，就走開去。我也什麼話都沒有說，只是笑了一笑。我這時心中的笑意比臉上的笑容還要強烈得多。

這把小茶壺將不會寂寞，它又將有新的主人了。它先時是我祖父的，現在是我的，將來是

我兒子的。

“明月水中來”，這個明月，我看得分明；  
她是故鄉的那輪明月。這明月我將留給我的兒  
子，以及他的兒子。

## 故鄉的石獅子

離開故鄉已四十多年，家鄉的景物有些已依稀難記了，但總是忘不了我家祖祠門前的兩頭石獅子。

童年時，我曾在祖祠補習過古文，早上上學去，從這對石獅旁邊經過，它們瞪著圓突突的眼睛，半開著笑口，算是向我打個招呼。我有時匆匆地向它們投了一眼，有時也曾瞪著眼睛和它們對視，看看誰的眼睛大些。

課餘時間，這裡沒有木馬，沒有蹺板，更沒有鞦韆架，我便經常爬在石獅子身上玩。抱著它的頭，摸它突起的眼，凸出的鼻子，更能引我興趣的是它口中的那顆圓圓的石珠。

我將手指伸入石獅的口中，轉著石珠，石珠隨著手指的撥動而不停地滾著，好光滑的石珠啊！不只是我玩過這石珠吧！這光滑的石珠不知

有多少小孩也曾經這樣玩過了。有時我很想將石珠子從石獅的口中給拿出來，可是想盡了辦法，換了無數的角度，總是取不出來。“人家能把石珠放進去，難道我不能把它拿出來麼？”我這樣想著。一次不成功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不知嘗試了幾千幾百次！總是不成功。“真傻！”這兩頭石獅子內心一定這樣笑罵著我。

教授古文的老師是鄉中一位族長，他年輕時中過貢生，年紀大了，又有點地位，人家便稱他作“貢爺”。跟“貢爺”唸書的學生大約有六七人。我們這六七個學童，每天要輪流替這位“貢爺”老師洗滌他那名貴的水煙筒，每當輪到了我，心中老是不大情願，黑黑的煙油黏滿了煙管，水箱裡的水又黃又臭，我經常用快洗法清洗，這樣洗法當然洗得不大清淨，加上“貢爺”的嗅覺特別靈敏，抽後不是味道，彎著兩道長長的眉毛，半眯著眼睛，他心中有數了。我心中也知道他想的是什麼數，背誦古文的項目來了，他要我背誦那些又長又難讀的篇目；背不出，或讀錯了，二十下手心的數是注定的了。

這“貢爺”年紀雖老，人倒也“開明”，二十下手心，要左要右，還是左右輪流，任我自由

選擇，只是不能分期。我也不甘示弱，便一手包辦了，被打的掌心厚起來許多，血紅紅的有些麻痺，指尖更是疼痛，再也無心去跟石獅子玩了。但是，這兩頭石獅子卻仍是瞪著眼睛，笑開著口，似乎笑得比平時更有勁，嘲笑我吧？我真想狠狠地踢它們幾腳。

“貢爺”的水煙筒我老是洗不清淨，二十下掌心我經常領受，石獅子總是嘲笑我這個傻子，我也很想踢它們，但是從來我未曾踢過它們。

十七歲那年我離開了故鄉，所見的石雕獅子更多了，但我總覺得還是故鄉的潮州石雕獅子的造型最可愛。據記載中國很早就有石雕獅子了，但目前能見到的最古老的石雕獅子是東漢時代的產物，比真獅子輸入中國尚要早些。這就是“形象思維”的藝術創造吧！

由於我對石雕獅子從小就有興趣，每次見到石獅子便要仔細地觀察一番，在國內我見過線條簡而有力、身長腿短的漢代石雕獅子，昂首挺胸、張開著口、前肢長長的唐代石雕獅子，線條優美、縮足俯首的明清時代的石雕獅子。

在歐洲我見到的石雕獅子，造型都是寫實形式的，和香港匯豐銀行前的那一對銅鑄獅子一



般模樣。雕得真像，但藝術性比不上中國任何時代的石雕獅子。

來到了泰國，見到了泰國式的石雕獅子，和緬甸式的石獅子，它們的造型受中國石雕藝術的影響很大，所以在形式和風格上和中國唐代的石雕獅子相差不多。最使我興奮的是我又見到了潮州的石獅子。在曼谷的大皇宮、玉佛寺、越菩佛寺等古老名利，都或多或少的有潮州石雕獅子，它們那優美多變的線條，威猛中帶著柔順可親的性格造型，同我家鄉祖祠門前的那對石獅子極為相似，我想同它們玩玩，但是總覺得有點陌生。

泰國潮州會館正廳前面，也有一對青石雕的獅子，是屬於昂首挺胸，前肢長長挺立，後肢屈坐著的仿唐石獅。看來十分威武，但我卻覺得少了一些親切感，尤其是它們口中少了那顆石珠子。

離國三十載，別鄉四十年，今年春天我回到故鄉去，家鄉較親的族人已不多了，相識的人很少，所以逗留在家鄉的時間只短短的十多個小時，祖祠前的石獅子我當然是要看看的。

我走著似曾相識，但也有些陌生的路徑，終